

# 我對布拉格的記憶

劉曜璋

## 前言

誠如法國的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所言，任何一種回憶都是發生在社會中，並且與社會脫不了關係的。而我對布拉格的回憶，正是一種與布拉格和捷克社會的溝通與對話，下面的文章就是這過程中的一點心得。

這些文章，是以德國學者、詩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承襲著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來講的那種非意願式記憶（involuntary memory）的觀點而寫成的：這些記憶沒有依照先後次序和邏輯推理，而是在某些情境下，或許是在台北的某個早晨，在某個閱讀的瞬間被勾起來，而有了一些體悟與靈感。

如果說官方的歷史較為公正和理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也較為冷漠和非關個人；而非意願記憶中的情感因素，正是這些回憶對我有意義之處。我相信，到了最後，並不是那些居於廟堂之上的學術，而是這些活生生的個人，在我們腦海裡留下印象，並感動著我們，由之與這個文化產生連結的吧！我是盡我的努力，在個人的記憶中抓住那些感動自己的片刻，並試著把它形諸文字的。

確實是因為與這裡的人有些互動與接觸，對這裡的文化有些感通，對各種社會現象有些看法。冥冥之中，諸多捷克歷史的人物和重要時

刻、精彩的文學與藝術等等，就這樣沉澱在我腦海中，時常在記憶中浮現，好像不寫出來，反倒成了一種負擔，堆積在我腦袋裡，讓人思緒不暢，如果說書寫是抵抗遺忘最好的方式，那麼最後還是得把這十個月的心得訴諸文字才行。是在這種心情下，寫出這些東西的，也算是對這趟旅程的反思與回顧，至於其中是否有新穎而深刻的見解，就只好留給看的人來評斷了！

## 早晨的布拉格

在布拉格時，每個週一總是會搭著電車，從Hradčanska山坡上，慢慢地往山下移動，目標是查理大學。也不知道為什麼，上捷克歷史的老教授總是把課開在早上九點，似乎是要考驗修這堂課的同學的決心和毅力，在冬天零下20度時更是要命，但很奇怪的是，上這堂課的同學們反倒都很少翹課，十之八九都會到，冬天的時候每個人手上拿著熱咖啡，乖乖地魚貫入教室。

然而，每次天氣好時，去上課的途中，就是觀賞布拉格景致最好的時機。沿路會經過布拉格城堡，以及從電車上俯瞰晨曦中的布拉格，百塔之城。就在金黃的陽光下閃閃發亮著。這就是布拉格的美，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個沒有經過任何人設計與準備的時刻，布拉格的美就這樣打中你，並在你心裡留下印記，並且成為你的一部分。

## 布拉格的建築與街道

如同挪威的建築學家諾伯·舒茲所言：「布拉格之所以令人著迷最主要在於強烈的神祕感。在這兒你的感覺甚至可能深深地貫穿入『物』中，街道、門檻、鄉間樓梯，引導你進入一個無止境的『內部』。」<sup>1</sup>

初到布拉格的感覺，竟是讓人暈眩的！

複雜的巷弄與街道，一重又一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據說布拉格的許多建築裡，再往地下室走去，即可見到過往所留下來的房間與建築物，600年前的地窖還安靜的躺在地底，似乎等待著，靜觀著，消費社會下觀光化了的布拉格。也就是這樣的歷史積澱與厚度，讓人困惑，也營造出無盡的神祕感。

因為是個古老的城市，所以街道的興建與名稱也沒有連貫性，街道呈現不規則狀，並非像台北市一樣可以沿著一條路的一段、二段、三段一直走下去。也因此，交通工具不適合這個城市，地鐵也只是權宜之計，如果想要開車，那更是自找麻煩。雙腳才是體驗那不規則的最佳法門：只有雙腳才能到達那隱密而難以企及的內部。如同班雅明所說，如果記憶是刻意地將街道印在心上，那行走與閒逛則是將心印在街道上。所以在布拉格的十個月，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到處散步與行走。一方面是當作鍛鍊身體的運動，一方面也是想要更認識這座城市。而布拉格也確實適合行走，如果說在今天還想見到大量的磚頭街道、那種適合行走而不會讓汽車開進來的街道，那種還保有一點悠閒和空間的街道，那布拉格是少數還保有這種特色的地方；布拉格罕見的從中世紀到現在一直保持著原貌，也因此，我們與中世紀的旅人，或說卡夫卡是走在同一條街道上。而布拉格的景色，也是在這樣的踱步中，逐步開展與呈

現在我眼前，早晨與傍晚與深夜，春天與秋冬，都是完全不同的布拉格。

如果從布拉格的頂點，布拉格城堡出發，先瀏覽歷代王朝的繁華與尊貴後，慢慢朝著新城區前進。沿途中新舊的交雜與穿越時光的不真實感浮上心頭，羅馬式的、哥德式的、文藝復興、巴洛克式建築，雜然紛呈。還可看到屋子的前沿掛著一把小提琴或斧頭，這正是六百年前的中世紀，木匠或小提琴匠居住的地方，也就是這種不真實，或說是超現實（surreal）的氛圍，孕育著卡夫卡那帶點荒謬感的小說，在這個神秘的都市，想像力適合無限奔馳，誰也說不準，在下一個街角，會不會有卡夫卡《蛻變》這本書中的主角——Gregor，一樣的巨型昆蟲從街角跑出來。

慢慢走到查理大橋，這是連接著新舊城區的樞紐，「查爾斯橋就其本身而言便是一件藝術品；破舊而有點曲折的運行結合了街道兩側以及高塔和雕像，與橫跨河流的水平系列的拱形成一種對位。」<sup>2</sup>如果有空，還可從橋的一側走下到達康帕（Kampa）區，可看到舊式磨坊的水車，以及就在河岸邊的現代藝術館。

從山腳往上看，布拉格的城堡高聳著，並且與周邊的山巒形成一條完整的天際線，這種高聳與低平間的對比也是布拉格的特色之一。「上」與「下」之間的對比暗示著身分，也顯示出權力，但昔日的王朝與貴族早已沒落，也隱喻著大眾時代的興起。再往市中心走去，查理大學，曾有揚·胡思（Jan Hus）、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哈維爾（Vaclav Havel）、依凡·克里瑪（Ivan Klima）……等傳奇人物待在這座大學裡，這座大學孕育著改變捷克民族命運的人物，也恰好與民族主義理論所強調的，教育是民族主義的發動機這個原則相合，不知道當初設立查理大學的查理四世（Charles IV）是否會後悔？

無論如何，從胡司運動開始，捷克人與外來統治者那激烈的意識形態對抗早已不再。瓦次拉夫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1989年曾經躁動的激情也早已消散，早已不必要；只留下幾個賣熱狗香腸的攤位，以及改革開放後，民主體制下的安寧與商業大樓。

走在布拉格的街道，可以感受到，有太多回憶與歷史痕跡遺留在街頭巷尾，飄盪在腦海。歷史的幽靈其實不曾遠去，他們只是隱匿、只是在一旁觀看，只是不作為。或許也在暗暗嘲笑後人所犯的愚蠢錯誤，如卡夫卡所言：「他們仍舊與我們共存，陰暗的街角，神秘的巷道，百葉窗，汙穢的內庭，吵雜的酒館，隱匿的客棧。我們走在新城鎮寬闊的街道上，不過我們的步子和形色是那麼忐忑不安。骨子裡仍是步履蹣跚，好像是走在古老而可憐的巷子一樣，我們曉得沒有任何的餘地。不衛生的古老猶太區比新的衛生環境更接近我們真實的生活。我們猶如在夢中漫步，唯有在昔日的幻影中才能找到自己。」

## 兩種苦難、兩種虛無和兩種絕望 ——克里瑪的《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一向是以自己的國際主義和民主精神自豪。尤其是十九世紀的布拉格，作為幅員廣大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商業與政治的核心，匯聚著猶太人，德國人，捷克人，還有少量的吉普賽人和東歐小國的移民，而這些南轅北轍，或許心中也互相討厭對方的民族，竟都奇蹟似地可以維持基本的和平，更是讓人誇耀這座城市的包容性。21世紀的布拉格，還有越南人，中國人，更加增東方色彩，也讓布拉格城內的餐館和飲食文化更顯多元。

多元和海納百川是布拉格的性質，而這其中

更隱藏著長久的矛盾與掙扎。著名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在其散文集，《布拉格精神》中這樣談論布拉格：「瓦次拉夫·哈維爾在他的劇本《觀眾》（Audience）中試圖為一個不得不在啤酒廠工作的遭禁作家的處境取個名稱，他反覆使用這樣的話：「他們是悖謬，對嗎？」「悖謬」這個詞也是用於這個城市的精神。布拉格充滿了悖謬。這裡到處是教堂，然而只有少數人信奉基督教；他為自己幾百年來擁有中歐最古老的大學及擁有相當數量的文化人而感到自豪，可是世界上很少有幾個國家像它那樣對學問如此輕視。

另一個悖謬是高聳於這個城市的建築物：布拉格城堡。他是中歐最大的堡壘之一……現在他是總統府的所在地。他們的命運反映了他們所統治的這座城市的命運。九個前任總統，有四個在監獄裡度過三年多；第五個在監獄裡度過一段短暫時間；另外一個（也許最好被遺忘，因為他的總統任期大部分是在納粹占領時期）死在監獄；另外三個之所以免遭坐牢或死刑，是因為逃離了這個國家。監獄與皇家城堡之間的聯繫是多麼古怪與悖謬！

也許只有在一個如此充滿悖謬的城市，才會在相隔幾週的時間裡，誕生出兩個截然不同但又都傑出非凡的作家。一個是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人，是個素食者，絕對禁酒者和專注於自身的苦修者；他如此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職責，作家的使命，自己的缺點，以至於生前大部分作品他都不敢出版。而另一個是酒鬼，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是個講究美食的人，一個嘲弄自己的職業和責任的性格外向的人，為了幾瓶啤酒就當場賣掉自己的作品。Franz Kafka和Jaroslav Hasek。」<sup>3</sup>

在克里瑪看來，布拉格精神是難以歸類，難以描繪的，既有著神聖的外貌，又有著最市儈的內裡，既有光榮又有屈辱，既有外向也有內



向。正是布拉格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和悖謬（paradox）使得他吸引人，布拉格是混雜著東西歐文化色彩的都市。這種混雜與變種，毋寧說也和台北有些類似，所以在布拉格也可看到模仿法國的羅浮咖啡廳（Louvre Café），而在台灣，板橋的火車站附近也可看到名為「曼哈頓」的金融大樓；所謂在地情境卻扮演起異國情調，正凸顯著民族的學習能力和多元性，也凸顯出民族在面對大國時的焦慮，亦步亦趨，深怕自己趕不上別人的腳步，卻喪失了自己的節奏。

也因此，布拉格的異質性，並不總是如此正面，它也包含著屈辱、妥協、悲傷、失望的歷史，包含各種族群、宗教、思想、權力的鬥爭，也因此，在克里瑪看來，他對布拉格的情愫，毋寧是又愛又恨，既懷念過往又鄙夷現在的。愛的部分在於這是他的祖國，這是他所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恨的部分在於，這樣子想像中美好的共同體（community）正在變質，正在變的不是他想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正如克里瑪在小說集《我快樂的早晨》裡所說的故事，主人翁想要與舊日情人重溫舊夢時，卻發現往日約會的地點，做愛的地方，已經變成高樓大廈，被資本主義邏輯所侵佔。從可親的大自然變成都市，從濕潤的泥土變成冰冷的水泥：「我個人已無屬於任何國度，我的國家已不存在，就像樹林中的那塊地方已經事實上消失了一樣。我熱愛的語言已被褻瀆，各種各樣的精神財富已被毀掉，布拉格大街的多數街名已改變了，這座城市事實上正在毀滅，就連大街上的鵝卵石也要被拔出來，運往荷蘭用於修造堤堰。

生活正是這樣，他只讓你在兩種苦難、兩種虛無和兩種絕望之間進行選擇。你所能做的，也只是從這兩者間選擇你認為比較容易忍受的、比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點自尊的。」<sup>4</sup>



圖一：布拉格舊城廣場的天文鐘。

也就是這樣子念舊的、扎根的人文主義精神，讓克里瑪格格不入、不合時宜。強烈批判著後現代消費社會下，為著利益而對這座城市的精神的破壞。錢，進了少數人的口袋，但卻讓布拉格的4000個流浪漢挨餓受凍，無家可歸。文化從目的變成手段，正如卡夫卡從無價的精神變成有標籤的商品。而這樣子強烈懷疑的聲音，不僅需要被捷克人聽到，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台灣的艋舺、龍山寺，發生在九份、金瓜石，同樣的問題，也需要被我們思考。

## 夜晚的布拉格

每當華燈初上，布拉格小城廣場（Malostranské náměstí）上的街頭藝人開始吹奏起爵士音樂，



圖二：貫穿布拉格的伏爾塔瓦（Vltava）河夕陽時分。

路旁的小販賣著火腿、啤酒、香腸，偶爾炭火中冒出幾點火星，布拉格夜晚的序幕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如果時逢耶誕節前後，小城廣場每天都擠得水洩不通，在寒冷的歐洲，蜂蜜酒、熱紅酒乃是良伴，如果吃膩了葷腥，Trdelník這種沾了糖並作成樹幹狀，放在小火上烤的麵包，更是非嚐不可。

如果想要暫時擺脫廣場上的喧鬧，廣場旁的聖尼古拉斯教堂，每逢耶誕節總是會有頌讚耶穌的詩歌響起。亦或是，從采來娜街（Celetná Street）走去，中間會看到五光十色的波希米亞玻璃，然後再經過火藥塔，來到布拉格的市政廳（municipal house），裡面的史梅塔那音樂廳（Smetana Hall），是以捷克音樂家史梅塔那來命名，可見到繪畫大師慕夏（Alfons Mucha）所設計的天花板和室內裝潢，並且幾乎每個晚上都有世界級的管弦樂團在此表演。

如果聽完音樂會還想繼續尋歡作樂，布拉格的啤酒屋或是新城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的紅燈區，脫衣舞夜店，也是旅客必經之處。而布拉格的紅燈區，更是男士們尋歡作樂的天堂。再往地下室走，搖滾樂，爵士酒吧也一應俱全。布

拉格的夜晚讓人流連，而他真正害怕見到的，是早上的太陽。

## 關於自己身分的一些思索

正如社會現象學家舒茲（Alfred Schutz）所言，陌生人是一位試圖得到其正在接近的社會群體的永久性承認、或是說是試圖得到這群體之容忍的成年人個體<sup>5</sup>。無論是剛入伍的士兵、剛進入一個班級的學生、剛到一個地方定居下來的移民，都會發現，自己處在被當成「陌生人」的一種狀態。以舒茲的話來說，陌生人對於他所處的社會群體而言，是「沒有歷史的人」<sup>6</sup>。他之所以沒有歷史，並非因為他真的沒有過往，沒有他個人的生命史與生命記憶。毋寧是說，對於他所欲接近的社會群體而言，這些不算數；因為，要嘛這個社會群體根本不想理睬、不想瞭解這個從外面跑進來的人，要嘛，就算想要理解，也無從理解起。既然是陌生人，就表示，他頭腦裡的語言、文化觀念是與他所在的這個社會群體截然不同的。他可能是一個上課上到一半會突然拿出毯子，到教室外面對著東方禮拜的穆斯林；他也可能是，會帶著小圓帽，禮拜六（而非禮拜天）要上猶太教堂做禮拜的猶太人；或者，總而言之，陌生或不陌生乃相對而言之，任何人皆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一個變成某種意義上的陌生人，即使，他所具有的特質在原本的團體裡是很平常的。

之所以前面講了那麼多，是因為，初到捷克的我，就有這種變成陌生人的感受。而且這種感受老實講頗為震撼。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原本所學的東西、原本所具有的東西都不算數。除了英文以外（有時候還無法用英文），日常生活觸目所見，都是捷克人與捷克文。這還不打緊，因為本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但生活方式的



差異也是很大的。到了這裡，我才發現，原來圖書館週末都不會開，彷彿這裡的人都不在週末上圖書館；我才發現，早上沒有早餐店、晚上沒有夜市或開到很晚的餐廳；我才發現，自己會因為自己跑去櫃檯點餐而讓服務生感到尷尬。

我才發現，原來捷克人都很少吃菜，為了保持身體健康，必須自己補充蔬果，而不是像台灣可以在便當裡吃到菜；我才發現，原來校園會四處分布在市區裡，有時候甚至會在一個貌似平房的地方上課；我才發現，原來到了這裡，我變成一個生活白癡，連洗衣服、買東西都要別人幫忙！

這些東西，在事後看起來，其實也沒什麼，其實也只是需要花一些時間適應，並不是多嚴重的事，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儘管曾經遇到走進去，卻態度相當冷淡的餐廳，或是曾經被外事領事局的辦事員用捷克文對著我大呼小叫。但對於從小到大，都生活在那個有便利商店、到處可以無線上網、什麼都很方便，也沒有體驗過什麼叫做有口難言的台北小孩來說，這是一種震撼。

隔了一段時間後仔細思考，原來這裡面，也有一種類似於社會學或說是類似於人類學研究者的體驗。也就是，原來我們平常在台灣以為「本來就是如此」或「自然而然」的東西其實壓根兒不是這麼一回事；相反的，可能捷克人才會覺得高中就要在補習班蹲好幾個小時、常常加班，或是就算不加班也要在公司留一下的台灣人，才是最奇怪的。

這裡面突然有一種了悟。了悟的東西在於，原來我與台灣的連繫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深遠。在還沒出門前，我們老是怨東怨西，我們覺得台灣不夠好，我們覺得很多東西是理所當然，我們不會想到，其實有一本好的中文書可以讀，在某種環境下，也會突然變成一種渴求與奢望，其實我們眼前所見的一切，都是許多人的努力所累積下

來的成果。我們想像外國好像多麼美妙，其實卻只是表面上的風景美好。今年上映的紀錄片《看見台灣》中說到，我們沒能認識台灣的美，是因為我們站得不夠高。我覺得也可以換一種說法，我們沒能認識台灣的好，我們以為自己可以隨時拋棄這裡，遠走高飛，其實只是因為我們距離台灣還不夠遠。因為不夠遠，所以無法產生美感，因為太近，所以我們越來越挑剔缺點，而沒有見到整體。就像是一個畫家畫完他的畫，總是不能只停留在畫布前，總是要站在一個距離之外，看看這幅畫到底如何。站在一個距離之外，反而會發現，那些小缺點不是非常重要，反而會認識到整個構圖與布置是如何。站在一個距離以外看台灣，我突然發現，雖然他很小，雖然他還是有很多缺點，但他還是很好，他還是那個讓我感到舒服自在的地方。我還是無法成為捷克人，但我是一個真正的台灣人！

## 我對歐洲的回憶

生命中到底有什麼會留下來，成為我們一輩子的記憶？我經常想著這個問題。很奇怪的一個事實是，儘管一年有365天，而我也在這世界上活了25年，在這九千多天的日子裡，現在還留存在我腦海中的卻所剩無幾。

為了應付考試而讀的書幾乎全數還給了老師。但很奇怪，某個老師所說的某一句話，或是某個同學的眼神，卻永遠會記得，其中有些是稱讚，有些是責備。那些到了很久以後還能回憶起來的東西，應該就是我生命中的內核吧！這種內核也是無法摧毀的，如社會學家舒茲所說，雖然敵人可以摧毀墳墓，卻無法摧毀記憶。

而到了寫文章的這一刻，好像也無法忘記，第一口喝下捷克啤酒，那清爽而痛快的感覺。也

無法忘記第一次看到城市裡下雪的興奮感。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參觀共產主義博物館時，看到蘇聯鎮暴警察拿著警棍瘋狂鞭打示威抗議民眾時的那種震撼。也無法忘懷，在krakow附近的奧新維茲集中營裡，成千上萬雙已經殺死的猶太人所留下的鞋子。當然更不可能忘懷，凡爾賽宮的金碧輝煌，柏林圍牆，威尼斯河畔的波光粼粼，閃耀在河面上的陽光。

當回憶來的太快，腦袋頓時一片暈眩。原來我已經與歐洲這片土地產生某種連結，它成為我呼吸、血液與骨骼中的一部份。而這種連結其實從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從我18歲翻開《夢的解析》這本書；從我第一次進教堂聆聽聖歌與讀聖經，從我翻開那諸多哲學家的奇思謬想開始，尼采、維根斯坦、康德、馬克思……。是這些誘惑著我必須要走這麼一遭。確實值得，現在腦袋裡又多了捷克的黑色幽默，多了卡夫卡、哈維爾、依凡·克里瑪、慕夏的畫作、捷克現代派……。這些幽靈經常在我腦袋裡盤桓著，但是踏上這塊土地之後，他們又變得很真實，再也不抽象或虛無飄渺。

但記憶本就有好有壞。我承認布拉格有時候像是「無趣，永遠板著臉的城市，它的令人窒息，無法抗拒的昏昏欲睡，被罷免主權的王朝，在狹窄街道上行走的蒼白陰沉臉孔，堆滿古代光榮的灰燼<sup>7</sup>」。布拉格也已經不再是19、20世紀，

那個匯聚著眾多天才的城市，可能更多的是，商業與資本主義的邏輯在運作著。

教室裡的老教授好像還在害怕共產黨的監視一般，平常絲毫不表露個人情感，與台下習慣大聲喧鬧的美國學生形成強烈對比。餐廳裡的捷克菜種類，大概用10根手指頭就可以數得出來。下了四個月大雪的布拉格，街上的積雪因為被無數行人踏過而變得泥濘而髒亂，它開始讓人覺得噁心與厭煩。也記得剛下飛機時被詰屈聱牙的捷克文嚇得六神無主，或是被當成觀光客海削，買了一塊折合台幣四百多的布拉格火腿的窘境。

但奇怪的是，我們總覺得電視上的林志玲虛假和做作。我們總不相信天底下有完美的人。我們印象深刻的總是一個人的缺點。在朋友間的對話，最有趣的是互相挖苦，最讓第三者知道你們很熟的事實是，你可以嘮嘮叨叨地向第三者抱怨朋友的缺點。

於是，就在我也認識到布拉格的缺點時，我真正靠近了它。他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複雜的、難以歸類的、不斷演進的、自我變化的有機體，它所賴以維生的養分是時間，而在記憶中它更優游自在、如魚得水。在一段時間後回想，布拉格彷彿變得更加朦朧與神秘，距離為他罩上一層面紗，使得面紗背後的真實更具誘惑力。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研究生)

---

註釋：

1. 諾伯舒茲著，施植明譯。2002。《場所精神》。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P78
2. 同上，p82
3. 伊凡·克里瑪著，景黎明、景凱旋譯。2003，《布拉格精神》。台北：時報出版。Pp53~54
4. 伊凡·克里瑪著，景黎明、景凱旋譯。2002，《我快樂的早晨》。台北：時報出版。P74
5. Alfred Schutz 著，霍桂樞譯，2011。《社會理論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P101
6. 同上，p108。
7. 約翰·班維爾著，耿一偉譯。2008。《布拉格畫像》。台北：馬可孛羅文化出版。P71